

## 大婚礼

### 第一章

啾，啾啾啾……

一阵噼噼喳喳的雨燕叫声，把二格格从淡梦中唤醒了。

她揉揉眼睛，借着车中那盏纱灯的昏暗光线，看了看胸前连心锁上镶的西洋小表，时针指向“5”字，正是寅末卯初时分——她的轿车已在这金鳌玉螭桥上等了两个时辰了。

她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女。

桃圆的脸上，一双俊美的杏眼在那精心描饰过的两道弯眉下忽闪着，虽然初醒，却如秋水一般泛光。

长而黑的睫毛，时时把这略带羞涩的目光遮住，使她的脸上显现出与岁龄相称的一种稚气。

乌云般的黑发梳拢到头顶，结成旗下姑娘们特有的两把头发式，把那长方形的黑缎饰花冠系住，只有两鬓垂下的青丝，柔软地轻抚着金镶翠的耳坠。

微微渗出汗珠儿的小巧的鼻子下面，抿起一张紧闭的小嘴儿，唇上只中间点了鲜红的胭脂，更如樱桃一般晶莹。苗条的身上，罩了一件淡青底绣水仙花轻纱袍，衬得微微隆起的胸脯前那白金连心锁，和放于膝头的一双玉石般洁白的手腕上戴的银镯子更加灿灿发光。

袍子的下摆几乎垂到轿底的红毡上，露出一双木质裹革花盆底绣鞋。

这时她一只手支着腮，静静地坐在靠椅上，轻轻地、均匀地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深思着什么，仿佛在追忆方才的梦境。

轻轻把右边的丝帘撩开条缝儿，她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

东方的天空一片霞雾，桥下的池水被微风吹起迭迭涟漪，波光闪烁，轻轻拍打着桥墩和岸际的太湖石，发出悦耳的“啪，啪”响声。

远处水面上，绿荷伏波，连绵一片，出水芙蓉，争妍斗艳，更有浩浩荡荡的青芦斑苇，拱出一座小亭，给人以仙岛之感。

两岸上森森树木随风摆动，时而露出那黄琉璃瓦，雕梁画栋。

二格格知道，这便是阿玛在家常说的皇城西苑——太液池了。

桥的南边是中海和南海，她深夜到这儿，四面漆黑，只有远处的几盏灯火闪现，似是行人手中的提灯，不一会儿便隐没不见了，因此，不能细赏这御园佳景。

现在，她可一饱眼福了。

轿车向东走着，紫禁城北门越来越近了，这富丽堂皇的北宫门，在晨曦中矗立在筒子河的对面，在它两翼拉开的高大城墙上犹如锯齿般的城堞清晰可见，那全身盔甲的禁卫军按刀侍立，举枪巡回，给人添了几分怯意。

二格格的心跳得有些快了，对于她来说，这皇城里的御园佳景既壮观又富丽，而这庞大的皇宫则既威严又神秘，她竭力调节着呼吸，生怕发出一点响声。

如今，十三岁的二格格要受婆家选看了，然而这个婆家，可不是与自家——一个前户部侍郎之家门第相当的人家呵，要知道这是进皇宫去受皇太后选看，并且，最令人羞涩的是还要受皇上选看，这在当时来说是独一无二的相亲了。

让男人选看——只有皇帝才能亲自选看未来的妻子。

放下窗帘，在轿车中默默地坐着，脑子里很乱，似乎怕想什么。

她一想象自己站在皇太后和皇上面前的情景，就羞怕得不行，索性闭上眼睛，默咏唐人诗句。

车继续往前走着，显然前边的车在一次次地过去。

终于，二格格的轿车在北宫门前站住了，她透过玻璃窗仰望，门楼上悬着一块巨大的蓝底金字满汉合璧匾额：神武门。

围上来一群太监、宫女和妈妈里，掀起轿帘把二格格扶下车，和先已下车的一群秀女们按序排队。

大家都低着头，不愿说话，二格格心里跳得厉害，也不想与这些面熟的格格们搭话。

实际上，这里的气氛似乎根本不容那位格格作半点声响。

进了神武门，又进一个顺贞门，太监引转她们向东，再进一道延和门，迎面一座崇山拔地而起，拦在面前，山上，怪石嶙峋，犬牙交错，叠石手法独具一格。

转过来，只见山下碎石小路延伸到一个小门，门上—方匾额，题嵌着满汉两种字体“堆秀”二字，山门东西两侧汉白玉栏杆内，雄踞两头石狮，背上各自驮着三头小狮，托着大圆石钵，钵的外壁，尽雕腾跃的小兽；钵内，两条蟠龙昂首朝天，口中喷出两股清泉，水柱高一丈，散落下来，珠花四溅。

山上，长满了碧绿的苔藓和叶儿青翠的爬山虎儿。

仰望山顶，有一小亭，四角尖攒顶，黄琉璃瓦，朱菱窗，小巧别致，退几步看，整个小山上下呼应，左右对称，确是玲珑秀丽，不落俗套。

二格格愉快地观赏着，心里轻松了些。

这时，一个头戴八品顶戴、约有二十五六岁模样的太监走来，吩咐众太监、宫女们道：“带她们到浮碧亭里去。”

又向一个秀女喝道：“喂，你这妞儿怎么不懂规矩，东张西望的，快走。”

二格格见太监喝斥同伴，不由厌恶之极，十分不快地随着大家往东边一座很大的亭子——浮碧亭走来。

进到浮碧亭里，她回身望去，原来这是个御花园，自己所在的浮碧亭处于这个园子的东北角上。

园中，亭台楼阁，松柏花木，红绿相间，十分幽静宁谧。

她手扶着栏杆，低头欣赏着池中几十尾红鲤鱼，一边还很为那个太监的喝斥感到不快，她觉得，这皇宫里确实是规模宏大、端庄秀丽，然而这些宦官，犹如凶神恶煞，使人心里厌恶。

不一会儿，一个小太监从南边跑过来，向站在亭外的那个凶太监道：“崔公公，李大总管吩咐，再上去一批。”

姓崔的太监便转向秀女们说：“格格们上去，须照着规矩，不许乱。要记着，这是皇宫，不比在家里那么随便，可都听清楚了？顺子，带一排上去。”

于是，二格格和其它五位格格被分为一排，随着那叫小顺子的太监往南面一座大门而来，看匾额是“坤宁门”，进去，就见皇太后和皇上坐于一座大殿后陞的宝座上，四周站满了太监、宫女和妈妈里。

二格格等六人在丹陛下跪了，给皇太后、皇上行礼请安，就听皇太后温和地说：“格格儿们，都站起来吧。抬起头来，让我看看。”

二格格等早就羞红了脸，听见慈禧太后如此说，也只得微微地抬起头，眼睛不敢直视。

## 未定标题

过了半晌，只听慈禧太后问道：“这边这个，是谁家的千金？”

一个大监应声答道：“前户部侍郎长叙十三岁女，他他拉氏。”

慈禧又说：“莲英，把排单给我看看。”

二格格趁慈禧看册子的当儿，偷偷往上看了一眼，只见皇太后头戴凤冠，身穿黄绛丝面长袍，坐在左边的雕漆金龙宝座上，她知道，皇太后今年圣寿五十四岁，因为前些日子阿玛还唠叨过给皇太后进寿礼儿的事呢，她觉得慈禧太后并不象人们常说的那样严厉，也不是她想象的那样苍老，相反，却觉得皇太后不过四十上下，显得很年轻，并且十分和蔼。

站在她旁边捧着册子的那个约有五十岁上下的老太监，一张面皮松弛的脸上，镶着一双老鼠似的小眼睛，看他的穿戴打扮，是正三品衔，方才慈禧太后叫“莲英”，这人一定就是内廷大总管太监李莲英了。

二格格想起阿玛平日在家每当提起这李莲英时，总有谈虎色变之态，可知这李莲英是个骄横跋扈的恶宦了，不过，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一个皇太后宠信的大总管太监，竟是一副如此丑陋的面孔。

在慈禧太后右边的宝座上，坐着一个十几岁的青年，毫无疑问，他就是光绪皇帝了。

二格格感到他在注视着自己，不由低下了头，然而，也许因为这个青年是皇帝，更因为他是与自己的命运有极大关系的人吧，她虽然很怕和他的目光接触，可还是忍不住暗暗偷看了他两眼。

光绪皇帝是一个瘦弱的人，他的头上戴了白罗面生丝纓苍龙教子正珠珠顶冠，身上穿着黄绛丝单金龙袍，石青直地纳纱褂，颈子上挂了正珠朝珠，足上蹬双青缎尖靴，形象十分威严。

二格格却不觉得他多么令人可怕。

当她再偷看这年轻的皇上时，目光恰与他那温和亲切的目光相遇，顿时脸上觉得热乎乎的，心也重新开始急促地跳动起来，忙把眼垂下。

好在，慈禧太后没有太多的话，她看过了秀女排单，又注视了下面一会儿，便吩咐李莲英道：“长叙的格格儿记名吧，其它的格格都搁牌子。”

李莲英答声：“嗬。”

向二格格等吩咐道：“老佛爷、皇上选看已毕，格格儿们暂且退下，回府恭候懿旨。”

二格格和其它五位格格听了，再行过礼，退出宫来，在神武门外上了轿车，往东去，各自到东华门外寻着家人，回家候旨。

到了下午，大格格回来，告诉父亲说也被记了名，长叙便知十有八九两位女儿入选了。

晚上，长叙老两口相对哭泣，一直到深夜，最后也只得勉强打起精神来为女儿们准备，等着第二次进宫选看。

夏去秋来，转眼已是九月十六日，长家两姐妹奉旨再次进宫，第二次选看。

这一回，二格格仍和姐姐各坐自己的轿车，但较之上次到底好些，姐儿俩的车前后挨着，进了西安门。

轿车又过金鳌玉螭桥，往神武门来。

御苑中已是秋风飒飒，黄叶飘飞，那车水马龙的大队没有了，在神武门外集合的，只有从满蒙汉八旗的秀女中选出的三十一位格格。

她们在太监的引领下，仍进神武门、顺贞门，来到御花园里，却不进正中的坤宁门，而是进了园子西南角上的一个琼园西门，转了几个弯儿，来到一座四合院中，二格格望了一眼院中坐北朝南的大殿悬挂的匾额上的粉金字儿是：长春宫。

院的四周贴墙皆是廊子，墙上的贴落一幅幅，淡雅清新，细看，却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又有秋爽斋、稻香村诸般景物，皆是《石头记》上的故事。

跟着太监，众秀女们过了一条夹道，来到南面的一个院子和长春宫院仅是一殿之隔，正殿叫作“体元殿”，它既是长春宫的南屋，又是南边太极殿的北房，五间屋子，中间是穿堂。

严格说来，由于它是坐北朝南，当是太极殿后院的北房。

重新整过衣冠环佩，秀女们在一对对太监、宫女们的目视下，缓缓上了台阶，进到穿堂里，分为六排站好，然后向东跪下叩头行礼，东间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端坐在宝座上。

行过礼，得到慈禧太后的允许，秀女们站起来，低头垂手，恭敬地站在那里听候选看。

半晌，只听慈禧太后温和地说道：“今儿个，是大喜的日子。从你们中选出一个来，立为皇后，再选两个册封妃嫔。按说，今年夏天折腾了那么些日子，选出了你们这三十一位格格儿，哪一个也不差，都那么招人疼爱，可如今不比从前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宫里不好留太多的人，所以，打算留下三人就行了。看看，皇上随意选吧，我是不打算管的。这儿有一柄玉如意，两个八角荷包，皇上打算立谁为皇后，就把如意给了她，其她两个，就给那荷包吧。皇上，儿选吧。”

光绪站起来，从李莲英手中托的盘子里拿了玉如意，犹豫地望了望秀女们，半晌，回身叫了声：“皇阿玛。”

“我说过，我不管，儿自己选中意的。”

慈禧太后笑着说道。

二格格紧张极了，简直有些透不过气来。

她站在第三排的第六个，紧挨着南窗前的一张紫檀木条案。

她感到，皇上的目光透过人群在注视自己，便把头垂得更低了。

果然，光绪手中拿着玉如意，轻轻向她走来，也许是他胸前的朝珠吧，或是身上佩带的什么环饰，叮当作响，在这寂静的殿中格外清晰。

“嗯。”

慈禧太后清了一下嗓子，接着听到她拿茶碗儿的声音。

皇上的脚步停住了，就在二格格面前，她看到了皇上那青缎尖靴，然而，他没有把玉如意递到她的手里。

沉默……寂静……

殿内殿外站满了太监、宫女，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半丝声响，本来就十分紧张的气氛，似乎凝结了一般。

这决定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二格格感到窒息，心跳得通通直响，她感到别人已听见了，就越加抑制，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终于，皇上的脚步移动了，他转过身往北边走去，接着便听到第一排有秀女跪下叩头的声音。

二格格茫然片刻，感到眼前发黑，两个耳朵嗡嗡地响起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觉得自己的手被触动了一下，一个荷包出现在她的眼前。

怎么出的皇宫，怎么上的轿车，她全忘记了，直到车子在自家的门前停住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到家了。

当母亲率领众丫鬟们掀起车帘的时候，她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直向母亲的怀中扑去。

说不出的委屈，还是羞怕，她整整哭了一天。

大格格呢，则是默不作声地坐在桌前，两手托着腮，呆呆地望着窗户，象傻了一样。

过了二十日，宫里来了个太监，门外下马，直步长叙家正堂上，宣示慈禧太后的懿旨，长叙率合家老少伏于地上跪听：

## 未定标题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钦派恭办大婚礼仪处为片行事：

十月初五日由内阁抄出，钦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

皇帝绍寅丕基，春秋日富，允宜择贤作配，襄理宫闱，以协坤仪而辅君德。兹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庄贤淑，着立为皇后。又选得前户部侍郎长叙长女，着立为瑾嫔；长叙次女他拉氏，着立为珍嫔。瑾珍二位于十月二十五日先行进宫伺候。钦此。

长家他拉氏两姐妹进宫以后，光绪遣正副使持节举行了册封礼，她们便算是爱新觉罗家的人，贵为宫廷主位，从此永远不得出宫，就是“丹闈”

（娘家）也绝不能回去探视了。

册封仪式礼成，太监随即宣旨：“瑾嫔分住永和宫，珍嫔分住景仁宫。”

于是，姐妹俩各自上轿，由本宫太监、宫女们簇拥着往寝宫而来。

半路上，养心殿那边来了个太监又传光绪口谕：“珍嫔先到养心殿伺候。”

景仁宫的四人抬小轿便掉转过来，抬珍嫔去觐见皇上。

一进遵义门，迎面是黄底绿荷叶鸳鸯戏水图案的琉璃影壁，绕过去，便到养心殿的外院。

轿子放下，景仁宫首领太监张进忠上前打起帘子，扶珍嫔出来，整理环饰，准备见驾。

等候片刻，一个三十岁上下穿补服的太监从养心殿东边的小随墙门出来，走到养心门口正中，立于那对鎏金铜狮石座高脚铜罩灯之间向她宣道：“皇上口谕，珍嫔上殿。”

宣毕，身子往旁一闪，随手一个利落的跪安：“养心殿正七品执守侍张双林恭请珍主儿瑞安。”

珍嫔心里十分紧张，她习惯地地理理鬓发，点了点头，算是回礼，见张进忠在一旁示意，便独自走进养心门，绕过木影壁，来到内院。

她低着头，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又站住，看旁边跪着的那些太监、宫女们怎么示意。

他们都纷纷上前给她请安，却无人扶她走上丹陛。

正犹豫间，张双林和张进忠两位首领已由随墙门进来，向她恭敬地道：“有请珍主儿东暖阁觐见皇上。”

说着，扶她步上丹陛。

珍嫔进到东暖阁中，跪在太监预先摆好的黄绫拜垫上，叩头请安。

光绪坐在东面的宝座上，静静地望着她，等她行过礼，便温和地说声：“伊立。”（起来）

又吩咐张双林：“看座。”

珍嫔起来，低声道：“谢万岁爷赐座。”

便有太监搬过个凳子来，在光绪宝座前右边坐下，低头听皇上问话。

光绪站起来背着手在暖阁中地毯上随意走着，时而伸手在火盆上烤烤，总不言声儿，看来，这位十八岁的皇帝，心情心不比小他五岁的珍嫔轻松多少，显然，他一时找不到话题可以打破这尴尬的场面。

太监和宫女们皆知趣地退下去了，一时，暖阁中十分静寂，只剩下了光绪、珍嫔二人。

“积雪、停云。”

光绪向外喊宫女：“上茶。”

刚刚退出去的两个宫女应声进来，轻步走到珍嫔面前，一个跪下托着盘子，另一个执壶给珍嫔添了茶，然后起身往外退，光绪努努嘴，示意宫女将托盘留下，宫女便将一整套宜兴紫砂茶具放于几上，方才退下。

光绪坐回御案后的宝座上，随手拿起一本《资治通鉴》来翻阅着，时而侧脸看旁边的珍嫔一眼，总不再言声儿。

暖阁中的气氛，十分沉闷。

品茶是有讲究的，宜精不宜多，不能象饮酒似的一杯杯仰尽，何况珍嫔此时是认真地当作一件事情来做的，不然，她的一双手搁在哪儿是好呢？

只见她温柔而文雅，不出声地轻轻呷着，碧螺春茶却总不见下。

光绪可忍不住了，他站起来，执壶上去给珍嫔添茶。

皇上劳动御手，亲自为她添茶，这把珍嫔吓了一跳：“谢皇上……”

她慌忙站起来，“恩赐”两个字尚未说出，只听“叮”一声，盖儿碗撞在了壶底上，壶嘴里窜出一股香汤，正洒在光绪手上。

“珍卿，烫着了吗，烫着了吗？”

光绪吹着自己的手慌忙问。

“没有，妾身不曾烫着。皇上……”

“噢，朕没关系，不烫，不烫。”

光绪放下茶壶，往袖子里摸帕子。

珍嫔先用帕子轻轻替光绪擦拭了，光绪不知不觉便抓住了她的纤指，抬头时，二人目光正好相遇，顿时，珍嫔羞得满脸通红，忙把目光躲开，低下头去，光绪呆呆地望着她，忽然笨拙地在她那晕红的腮上吻了一下，珍嫔一哆嗦，本能地躲闪开，坐在椅子上。

光绪高兴了，搓着手满屋子里团团转，一面用脚踢着铜火盆，高声道：“这屋里这么热，该死的奴才们，把炭盆快烧化了。”

又向珍嫔说道：“珍儿，咱们做什么玩儿呢？跑马……？对，跑马去。张双林。”

“奴才在。”

张双林应声进来。

“传朕口谕，着上驷院备马伺候。”

“皇上……”

张双林犹豫了一下，但“天冷”二字没有出口，便改口答声：“嘛。”

退出传旨去了。他自幼服侍光绪长大，最知他的脾气，在这个兴头上，拦阴是没有用的。

圣旨传下去了，张双林领了两个小太监复进暖阁来，光绪看着他们。

“请皇上更衣。”

张双林恭敬地道。

“噢，对了。这一身儿……”

光绪自我解嘲地笑了，同时抖抖他那酱色江绸面青白褂袍，又向珍嫔笑说：“珍儿稍等片刻，朕换过衣裳一起去。”

说完，进暖阁北面套间里去了。

## 未定标题

珍嫔独自坐着，心还在急跳，脸上发烧，她见光绪进去了，方才吁了口气，呷着残茶。

这时，她心里很怕回想方才的事情，极力把注意力放在暖阁中的陈设上。

因她素知养心殿东暖阁是慈禧太后平日早朝垂帘听政的地方，如今果见皇上方才坐的宝座后面，仙楼下挂着明黄丝帘，卷着未放下来，里面，设着一个小坐炕，上面放柄青玉如意，又有靠枕，知道这便是太后听政的御座了。

不一会儿，光绪从套间出来，已换了行服冠，向珍嫔道：“珍儿，走，到箭亭跑几趟马去。”

珍嫔已站起来，见光绪说，便点头答应，随着皇上走出来，在丹陛下各自上轿，出养心门往东边箭亭而来。

出了景运门，便是小教场，光绪和珍嫔的两乘轿子在太监们的簇拥下，来到北头的五楹箭亭旁。

这时，景运门外当差的王公大臣、侍卫等早已奉到张双林传出的口谕，所有闲杂男人均回避了。

光绪和珍嫔下轿，太监们将从上驷院牵来的四匹御马排好，恭伺皇上吩咐。

光绪走到一匹名叫“赤兔”的马前，顺一顺它的毛，掰开嘴看了看，笑对珍嫔说：“这马驹四岁的口，他们才调理出来，极老实的。怎么样，珍儿不妨上去试一试，跑几趟？”

清朝初年，满人尚骑射，旗人家无论男女，没有不能跑马射箭的，但是到了光绪这时候，情形早已不同，不要说姑娘家，就是小伙子们能行此道的也不多了。

八旗子弟，整天提着鸟笼大踱鸟，或是托着鹌鹑袋子凑堆儿，要么就是下酒馆，逛窑子，吃喝嫖赌极热心，谁还跑马拉弓，出这身臭汗？更不用说贵族大吏府中的千金小姐们了。

珍嫔出身豪门，然而却与众不同，她常常女扮男装，飞马射箭，喜欢出这路风头，在家，奶奶就常骂她是疯丫头，假小子，不能象姐姐那样斯斯文文地闺中做女红，阿玛这时候却常常偏护她，笑赞她的诗也比姐姐有气魄，是文武全才，这就更宠了她，风风火火，只怪自己难逃女儿妆。

现在，皇上令她骑御马了，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光绪见珍嫔脸儿红红的低头不语，以为女孩子家心中害怕，便不勉强，自己双手在马背上一按，蹿了上去，扬鞭道：“珍儿，朕跑给你看，往后，卿也是要学会的。”

说完，微微一笑，两腿一收，鞭梢稍点，纵马跑起来。

小教场的南端设了靶子，光绪跑了一圈，便取雕弓在手，拔翎箭搭弦，只听“嗖，嗖”两声，连射二箭，一旁的众太监们早已瞪大了眼睛，只等箭一着靶，便齐声喝彩，山呼万岁，为皇上助威，谁知老天爷不赏脸，只见两只花翎箭擦着箭垛子边飞了过去，落进松柏林中，踪影全无，这把光绪羞了个大红脸。平日不常骑射演练，哪儿有这个准头？他有点后悔，不该玩这个节目，倒是别的可以显显丈夫气，他稳住身子，用玉扳指托着箭杆仔细瞄住了，一撒手——只听“万岁！万岁！”

呼声震天。

知道中了。

把缰一收，马头昂起，这是一个很英武的身姿。

当年，圣祖猎虎，高宗射熊，大约就有这个威风劲儿。

光绪猛一勒，想露一手，谁知那马却长嘶一声，竖起了身子，光绪不曾防备，竟一下子跌了下来，幸而张双林眼疾手快，窜上来一把笼住了马缰，方才使光绪不致被马拖拉。

珍嫔急得忘了旁边许多下人，紧赶两步，扶起了皇上。

张双林便骂：“上驷院混的什么饭吃？把这生马牵来伺候皇上，真真是岂有此理！”

光绪倒笑了，摆手道：“双林，算了。是朕没有小心，骂他们做甚。”

说着想扶着珍嫔走几步，才一抬脚，踝子上却是一阵针刺般的疼痛。

“皇上，伤着了？”

珍嫔急问。

“不妨碍。就是……有点儿疼。”

光绪皱着眉头说，一面向珍嫔苦笑。

“轿子伺候。”

张双林将马交人牵走，亦上前搀住皇上，一面又令人：“传太医。”

光绪坐进轿中，向珍嫔点头道：“回养心殿吧。”

珍嫔亦上了轿子，在众太监、宫女们簇拥下，随皇上的轿子进景运门，复回养心殿来。

进到内院，轿子不停丹陛前，却绕过前殿直抬到后面一个小院中放下，张双林打起帘子扶光绪出来，珍嫔亦忙下了轿上前搀扶。

有个叫胡九禄的殿上太监上前蹲下，想背皇上，光绪打了他一巴掌，笑骂道：“傻葫芦，躲一边子去，咋咋呼呼的，朕哪儿就一步也挪不动了。”

一面扶着张双林的肩膀，一手抓着珍嫔的手，进了廊房通道，一瘸一拐地往后殿西间中来，躺在御榻上。

“没事儿，别惊动皇阿玛。”

光绪望着给他脱靴子的张双林说。

“这么个事儿……”

张双林看他一眼，颇带责怪之意。

“咳，玩儿嘛，磕着碰着的还免得了。”

光绪不满地白这位管家一眼。

皇上都纳了妃嫔，还这么任性，耍小孩子脾气，张双林当着珍嫔的面儿，也不好说什么，只得给他盖好被子，应付道：“太医看了再说吧。”

然后率太监、宫女们退出去了。

又剩下了光绪和珍嫔两人，话有不少，就是说不出来。

“皇上，疼吗？”

“不碍事儿，珍卿。”

“……”

“珍儿，你吓着了？”

“是……皇上。”

“朕挺好……”

“启奏皇上，王太医来了。”

张双林在帘外奏道。

“珍儿，卿先回避吧。”

光绪微笑着说。

“噢。”

珍嫔猛抬起头：“嘘”

说着，往东边屋里回避了。  
王太医进西间去给光绪诊治，珍嫔由景仁宫的两个宫女冰弦、凤翼和养心殿的大丫鬟积雪陪着喝茶，在东屋等候消息。

“珍主子……珍主子哭了？”  
冰弦见珍嫔默默地流下泪来，惊诧地问。  
珍嫔啜泣道：“这才第一天进宫来伺候呢，就惹了这么档子事，往后……”  
“快别这么说，珍主子。皇上就这脾气，常日子也免不了闹些事儿出来，老佛爷都懒得说他了。我们这伺候八、九年，不知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怕，也过来了。几天的事儿，过去照常儿。”  
积雪笑道，一面送上块帕子给珍嫔。  
珍嫔接过来，感激道：“我才进宫来，姐姐们多多照应些……”  
“哪儿的话。”  
积雪轻轻笑道：“珍主子多体谅些我们这些做下人的，就感激不尽了。皇上的脾气，常了，主儿就知道了。”  
冰弦、凤翼亦劝珍嫔宽心，不必过虑。  
又说了会儿话，那边王太医退出去了，珍嫔复往西间里来，就听张双林劝道：“皇上，明儿个再去吧，今天歇着。”

“甭介。”  
光绪挥手道：“这风言风语的，不用你禀奏，一会儿就传皇阿玛那儿去，今儿个不去请安，准来，事倒大了。”  
张双林冲积雪摊手，无可奈何的样子。  
“皇上能下炕？”  
积雪问道。  
“王太医给朕揉了揉，好多了，不象方才那样疼痛。”  
“碍事儿吗，张公公？”  
积雪问张双林。  
“王太医说，骨头倒是没伤着，脱了白，过几天就能下炕。”  
“现在就能下炕，都少罗唆。”  
光绪有些不耐烦了，撩开被子坐起来，脚踩地毯试了试，踝子仍然有些疼，却比方才好多了。  
“还是去吧。”  
积雪看着张双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佛爷那边也放下心。况且，大公主她们都来了……”  
“大姐姐、四妹妹她们都在吗？几时进来的？这更得过去了。”  
光绪高兴地道，一面摸靴子。  
张双林无法，只得苦笑道：“那么，传瑾主子来吧，到老佛爷那儿请安……”  
“这个……”  
光绪犹豫地看了珍嫔一眼，道：“自然也得叫她一起去了。就传去吧。”  
于是张双林吩咐了身边一个小太监几句，那小太监飞也似地跑出去，往永和宫传瑾嫔去了。  
积雪上前跪着给光绪穿靴子，一面说：“王太医必是带了药来，吃了再去。”  
张双林在旁说：“那万应宝珍膏是现成的已经用了。昨儿个庄院判、李太医开的毓麟固本膏，听说加减了药味，还得老佛爷过目斟酌定了才能炮制出来用，今儿个仍服那广嗣丹吧。”  
珍嫔听了，有些脸红，眼睛看那檀木几上的盆景，只作没听见。  
光绪有些不好意思，笑道：“你们胡说什么。”  
然后吃了药，向珍嫔道：“等会儿你姐姐来了，咱们上储秀宫给皇阿玛请安去。”  
珍嫔忙点头答应，到外屋来等候皇上换衣裳。  
过一会儿，光绪出来，已换了装束：戴一顶小毛本色貂皮缎台冠，穿一身酱色江绸面青白褂袍，戴了件貂皮黄面如意端罩，束着黄绸缎搭包，穿双青缎尖靴。  
光绪向珍嫔道：“珍儿头里走，咱们路上碰你姐姐。”  
珍嫔见张双林和积雪扶着，仍是一瘸一拐的，不觉以帕子捂了嘴，微微一笑。  
光绪和张双林、积雪并众太监、丫鬟们亦忍不住笑了。  
积雪道：“我的爷哟，这不是找罪受嘛。”

出养心殿顺西一长街北行，迎面永和宫的太监们簇拥着瑾嫔的轿子过来，在路西的大成右门前停住，她下了轿，在门口跪迎皇上。  
光绪亦下了轿，仍由张双林扶着，令瑾嫔起来，和珍嫔随他进大成右门，步入一个宏敞的大院落。  
这里，从咸丰二年五月初九日慈禧进宫起，便成为她的寝宫，那时，她的封号是第六等级的“兰贵人”，如今已做了皇太后，除了中间一度住过养心殿后寝的平安室和西边的那个长春宫以外，她在这里已住了三十多年了。  
光绪和瑾嫔二嫔一进院子，便见太监、宫女、妈妈里都纷纷迎着请安，又问两个新主位好。  
这里的太监、宫女比养心殿要多得多，并且顶戴花翎、朝服补褂的不少，显然地位比那边的下人们高贵些。  
珍嫔看这宫的规模，也比养心殿气势大，院落宽敞，单檐歇山顶子五楹大殿座于院北，两边配殿，前院五间北房有穿堂通过来，周围以廊子将这四座殿宇相联结，浑然一体，形成中间的四合院落。  
正殿前，东西两侧各设一对戏珠铜龙和铜梅花鹿。  
由于大婚迫在眉睫，这大殿也新油饰过了，蓝底金字大匾，满汉合璧“储秀宫”大字灿灿映光。  
珍嫔留心看外檐上的装饰，俱是色彩淡雅的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等“苏式”彩画，门窗楠木，雕刻着“五福捧寿”“万福万寿”等纹路。廊檐柱子上新粉饰的对子，曰：百福异开九天凝瑞霭；五云景丽万象入春台。  
三人一前两后，进了正堂，迎面一座地平台，台上设着宝座案几、宫扇香亭，后面楠木雕花嵌寿字镜心屏风，围护蟠龙宝座，两侧，有碧纱橱将侧间隔开。只听东间里慈禧太后在笑，一边叫：“皇上，把你那两个美人儿领我这儿来。”

几个太监忙着打起帘子，光绪一边连声答应着，一边带瑾嫔二嫔进到东暖阁中，就见夫人、格格们，坐了一屋的人，都站起来给他请安，并向两个新主位好。  
三人一一还礼，又给慈禧请安。  
光绪便笑着给瑾嫔姐妹介绍，指一个年约三十五、六岁的丽妇道：“这是大姐姐，荣寿固伦公主。”  
恭亲王奕訢的长女、自幼在慈禧跟前长大的大公主，和蔼地向两个主位笑笑，转向光绪道：“给皇上道喜了。”  
光绪脸一红，笑道：“大姐姐敢是笑朕呢？”  
大公主含笑说：“我好象和两位主儿有缘似的，才一见就觉亲近。”  
说得大家都笑了。  
“四妹妹。”

## 未定标题

光绪忽笑着走过去摸摸躲在大公主身后的庆郡王奕劻四女儿的小脸蛋儿，道：“几日不见，朕就想你了，怎么倒躲着呢？”

八岁的四格格与光绪最要好，光绪是极喜欢这个族妹的，平日总召她进宫来，逗着她玩。这时候，她忽闪着那对极美的大眼睛，一本正经地道：“皇上，妹妹已是大人了，当着两位主儿的面，君臣、兄妹之礼是不便疏忽的。”

众人见她握着两只小手，恭敬地放在膝上，一副小大人儿的模样，又都忍不住笑起来。其它的人，几位格格是：荣寿固伦公主的五妹妹、侄女小二格格，庆王的三格格，光绪的堂嫂载泽夫人，慈禧胞弟佛佑的两个侍妾秋菊和玉福。

这些人，都是慈禧最喜欢的，常在宫中住，太后前说话儿、听戏。

慈禧笑向众人道：“看喜的你们，乱做一团儿了，大家都坐吧，皇上挨南炕上坐着，你们这一对姊妹花儿，坐椅子上。”

又命载泽夫人等也坐下，向宫女道：“春寿，你们都别在那儿咬耳朵傻笑，给皇上和两位主儿上茶。”

光绪瞪宫女们一眼，自在南炕上坐了，瑾珍二嫔亦拘谨地在坐炕前的椅子上坐下，接过盖儿碗茶，轻轻呷着，掩饰羞涩的神情。

慈禧笑问光绪道：“你们进过早膳了？”

光绪忙恭敬地道：“回皇阿玛的话儿，儿不敢偏。”

“别净拣那好听的说了。”

慈禧撇了下嘴，向众人道：“你们看皇上多么孝顺我这老太太。”

又向光绪道：“就是啊，知道我这儿今天必有好的，自然不偏，专上这儿吃来，若是平常日子呢，影儿也没有啊。”

说完，先笑起来。

众人见太后高兴，都陪着笑起来。

瑾珍二姐妹见慈禧打趣皇上，因互看一眼，亦忍不住掩口轻笑。

光绪被说得有点儿不好意思，又见四格格轻笑着他，不由得红了脸，娇声道：“看皇阿玛说的，儿已不是小孩子了。”

“嗯，纳了妃嫔，眼看就要大婚，就不是小孩子了？小是不小了，只是在皇阿玛眼里，皇上却永远是个孩子！”

慈禧意味深长地笑道。

大家又笑。

这时，屋中的气氛，是格外的热烈了。

“你们姐儿俩，不必太拘礼儿了，喝茶吧。”

慈禧又笑向瑾珍二嫔道。

瑾珍二人都忙点头，一面品茶。

“玉贵，莲英怎么还不来？”

慈禧向外问。

瑾珍正一面应答大公主的问话，一面暗自琢磨，纳闷儿皇上为何总管慈禧叫“皇阿玛？”

这时，忽听慈禧叫“玉贵”，忙抬头看，不由愣了，原来进屋的就是头一次进宫那天，在御花园里喝斥秀女的那个八品顶戴的凶太监。只见他过来笑道：“回老佛爷的话儿，李大总管上大婚礼仪处了，过会儿就来伺候您老人家。”

其举止形态，与那日竟判若两人。

“里里外外，就属他忙，这猴儿崽子。别管他，咱们进早膳，我已饿了。”

慈禧唠唠叨叨地向瑾珍姐妹道：“今儿个，你们都在我这儿吃吧。”

瑾珍听了，忙和姐姐站起来，表示谢慈禧的恩赐。

趁着前面摆膳的功夫，慈禧问了瑾珍姐妹些家中的情况，又问进宫来习惯不习惯，又嘱咐：“不要想家，宫里和家里是一样的，有哪儿不合适，或太监宫女们不得使唤，或缺少什么用物，只管言声，总是一家人，不能外道了。”

瑾珍姐妹都点头答应着。

瑾珍的心中，却又忽然一阵痛楚，然而她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不敢露于形色。

崔玉贵进来禀奏，早膳预备齐了，请太后、皇上、两个主位、大公主并众夫人、命妇、格格们入席。于是，慈禧太后起身，光绪亲自上前和大公主一左一右扶着她，瑾珍二嫔和大家随后，一并往前面体和殿里来。

这顿早膳之丰盛，虽是大家闺秀出身的瑾珍姐妹，却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场面。

体和殿里，东次、里二间，从东到西并排着五张大花梨木八仙桌子，上面盆、碗、盘、盘里摆得满满的，足有一百五、六十样菜，莫说吃，就是每样尝一尝，也会把人胃口胀坏的。山八珍，海八珍，余下鸡、鸭、鱼、肉，不可数计。

进体和殿以后，慈禧照例坐在东头上首，光绪则坐西头下首相陪。

爱新觉罗家的大公主坐了太后左手第一位，他妹妹五格格和庆王的三格格、四格格并载灃之女小二格格依次而坐。按规矩，这里本没有瑾珍、珍珍的座位，但鉴于她们新进宫，且又是第一次在慈禧这里伺候早膳，因此，慈禧格外开恩，赏了她们座儿，在右手坐下。其它载泽夫人、佛佑侍妾秋菊、玉福等做媳妇的们，站着布菜，伺候太后、皇上。

从进体和殿来开始，乐队便在外面的廊子上奏起乐来，这时，慈禧一边和大家说笑着，一边慢慢地进早膳。

大家吃得并不多，慈禧因年纪大了，自然进得少些；瑾珍姐妹，亦因拘束，不肯显得少见识，吃得就更少。倒是光绪，面前的几样可口的菜肴吃了不少，惹得慈禧笑问张双林：“皇上平日在养心殿进早膳，也这样多吗？”

张双林忙恭答道：“回老佛爷的话儿，皇上平日在养心殿进膳，比在老佛爷桌上少得多。”

慈禧听了便向大公主和瑾珍二嫔笑道：“别看他皇上，在我这儿永远是孩子。”

光绪并不答话，只瞪张双林。

慈禧向光绪道：“你别瞪他。我问他话儿，他敢不照实回？”

光绪便笑笑，低头不言声儿。

慈禧又向瑾珍姐妹道：“你们多吃一些，别忒拘束了。”

一面吩咐太监：“小唐子不是进来了吗？把他叫来，不用扮戏，只做做身段，我们解闷儿。”

于是太监们便有跑出去传旨的，传升平署学习的唐春寿来伺候。不一会儿他来了，瑾珍看时，却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太监，果然只勾了白膏药在脸上，便揖上来。随后，在西次间里腆着个小肚子耍开了，活似个小猪八戒逗得大家笑。

慈禧高兴，因命：“玉贵，赏他。”

崔玉贵便命殿外站着的太监将食盒递进来，拿块大牛肘子赏给他，小唐子接过来，一边啃着，一边接着舞，转眼之间，肘肉全无，只剩了骨头，扔给殿外的太监。

未定标题

珍嫔不由惊讶，这太监小小的年纪，竟有这样的食量，真有些莫名其妙。

“玉贵，赏他酒喝。”

在这屋里敢发令的，除了光绪，便只有荣寿固伦公主了。

于是崔玉贵又令外面递酒进来，赏小唐子。

“用大杯子。”

慈禧笑命，好象有意让她平时最宠爱的这个小太监显身手。

换了大杯子，小唐子仍是边舞边喝，只见那银光闪闪的酒杯上下翻飞，时而在小唐子头上出现，时而又隐没于袍后，但总不见洒半滴在地上，不一会儿便酒尽杯空了。

这时候，屋中的气氛是格外的热烈了。

光绪也赏他了，不过，只赐了他半块克食，皱起眉头看他舞着吃尽。

大公主兴致很高，又赏了这小太监一块肘子，一大杯烧酒。

小唐子脸是越来越红了，身子也越转越快，他一手擎杯，一手持肘，喝着，转着，啃着，舞着……终于，再次杯空肉尽了……猛地，他一头栽倒在地上，虽是铺有毡毯，但大家仍然听到了那沉闷的撞击声。

一时，大殿内外，鸦雀无声了。

珍嫔紧张极了，继之而来的，是无限的恐怖，她不敢直视那伏卧地上的躯体，只把大眼睛不知所措地投向席边每一个人的脸上：皇上，眉头紧锁，一副厌烦的神情。

大公主，漫不经心地饮尽一杯酒，把一块鸭肉添进口中，她那薄而红润的嘴唇，象美丽的樱桃。

四位格格，都冷静地望着那伏在地上的小太监，压抑地减轻呼吸，似乎随时准备跳起来惊叫。

夫人和命妇们，垂手敛气，默不作声，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只有姐姐瑾嫔，把头深深低下去紧咬着嘴唇，似乎要哭，由于恐惧，她的身子微微哆嗦着。

“玉贵，看看他怎么了。这孩子今儿个怎么这个松样儿呀？”

慈禧太后笑着吩咐道。

“噢，小唐子，唐春寿，你……没气儿了？”

崔玉贵用手试着他的鼻孔说。

大家都恐惧起来。

“不行就别逞这份儿能……”

光绪皱着眉头说。

“玉贵，把他抬出去，这儿进膳呢。”

大公主不无厌恶地吩咐。

“嘿……嘿嘿，这是什么东西？”

崔玉贵从小唐子的怀里掏出个鼓鼓囊囊的东西来：“皮口袋？他娘的，把酒和肉全吐在这里面了，带回去给你娘上供去？装什么大蒜，起来！”

说着狠踢了他屁股一脚。

小唐子慢慢爬起来，冲崔玉贵做了个鬼脸，然后跪下给桌上的主子们叩头。

沉默了一下。

“扑！”大公主的一口酒全喷在她五妹妹的头上，顿时笑得喘不过气来。

五格格又急又乐，不依不饶地用小手捶打她大姐，一面擦头发，一面看太后，似乎请求处罚。

三格格和四格格连礼儿都不顾了，抱在一块儿，笑成一团。

小二格格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窝着口气急得直跺脚，满脸是泪花。

光绪又好气又好笑，要过去打小唐子，看看慈禧，又坐下了。

瑾珍二嫔万想不到这样的场面，一时竟笑不出来，各自用帕子捂着嘴，半天才喘上一口气来，再也抑制不住，都背过脸去，伏在了椅背上。

慈禧剧烈地咳嗽起来，一面手指着小唐子，笑得说不出话来，幸而载泽夫人和秋菊给她捶着背，才勉强缓口气，又笑得撑不住了。

连载泽夫人和秋菊也笑软了。

半晌，崔玉贵给了小唐子赏钱，带他下去了。

大家才勉强缓过来。笑声仍是时断时续。

“这哪儿是消食，竟是要闹病呢。”

慈禧说着又忍不住的笑，一面擦泪。

大家又笑起来。

饭是吃不下去了，慈禧先站起来，由载泽夫人和秋菊扶到榻上歪着，太监们端了水来，伺候她漱口净手。

光绪、大公主并瑾珍二嫔、四位格格见太后离席，也都站起来，各按身份在一旁坐了。

慈禧便笑道：“你们年轻，多吃些不妨碍，总别比着我这老太太的饭量。”

大公主喝着茶又要喷，五格格忙站起来躲开，公主笑道：“让这个活宝搅的，笑都笑饱了，谁还吃什么呢？”

大家又笑着议论了一番小太监的恶作剧。

慈禧不想再挪到后面暖阁去，就令太监们将膳桌器皿都撤了，并令载泽夫人等下去进膳，大家在体和殿里喝着茶闲话。

正聊着，只见储秀宫正三品总管太监李莲英进来，给慈禧、光绪、荣寿固伦公主并两个主位请了安，笑道：“奴才来迟一步，没得伺候上老佛爷、皇上、瑾主儿珍主儿和大公主。”

慈禧用银签儿剔着牙缝儿道：“没有你伺候难道我们耽误了早膳不成？”

李莲英笑道：“奴才不会服侍，在这儿更碍手碍脚的。”

“别耍贫嘴了，猴儿崽子。”

慈禧笑骂了一句，又问：“武备院的折子上来了吗？”

李莲英忙道：“回老佛爷的话儿，上来了，帐目清晰。”

慈禧温和地向瑾珍二嫔道：“你们先随皇上到后面坐着说话儿，呆会儿皇阿玛就过去，咱们上长春宫听戏。”

又向几位格格儿道：“你们也先去吧，不用在这儿伺候。”

瑾嫔、珍嫔等听了，都忙站起来点头答应，向太后福了福，出殿来等候光绪。

光绪也站起来，向慈禧道：“儿皇在后面伺候皇阿玛。”

趁着转身，狠瞪了装腔作势的李莲英一眼，然后由张双林扶着出体和殿来，率瑾珍二嫔并四位格格进北边正殿等候，只留下了大公主与慈禧和李莲英商议着办大婚之事。

过了一会，慈禧亦由大公主和李莲英扶着过北殿东暖阁来，又和大家闲话一会儿，看看已近午时，这就往长春宫来听戏。

长春宫里有平地戏台，就是九月十六那天珍嫔等二次进宫来定选时的那个体元殿，后面安一个倒座敞轩，正在院

中，人坐在长春宫大殿里看戏。  
 慈禧在正堂宝座上坐下，光绪等亦在两边就坐。  
 李莲英自率太监、宫女们后边伺候着，开始听戏。  
 戏单子呈上来，慈禧笑令瑾珍二嫔先点，二人皆道不敢，忙站起来推辞，经太后再三催促，才勉强点了。  
 瑾珍点的是《洪洋洞》，珍嫔点了《琴挑》。  
 慈禧亦点了，却是《同窗记》里的一出《相送》。  
 然后光绪才点，是出《牛头山》。  
 荣寿固伦公主点《新安驿》、三格格点《泗州城》、四格格点《琼林宴》，轮到五格格，她才五岁的孩子，虽也听了不少戏，毕竟还不懂什么，便将笔随便一画，却是出《断桥》，惹得大家都笑。  
 小二格格点了《庆安澜》。  
 慈禧看了看，觉得还不够，便令载泽夫人等也点，都道不点了，慈禧只得自又点了出《探窑》，方才罢了，传下去，即时开戏。  
 无论是在戏园子听大戏，还是家中办堂会，瑾珍姐妹都是极喜欢的，她们自幼随父亲在广州官署长大，且近年来，由于通商较早的缘故，那边对于妇女赴园听戏的禁令，执行得较之内地，特别是京师要松得多，故此二人对于戏曲还是极谙熟的。父亲内调京官以后，她们来到京师，也总是不断地央求阿玛叫些小班子进家中来扮戏，以解寂寞。  
 姐儿俩脾气秉性不同，听戏也各有一好，瑾珍喜爱昆曲，文文静静；珍嫔却偏好弋阳腔，热热闹闹。  
 慈禧也是个喜欢热闹的，又因珍嫔性格开朗，比她姐姐大方得多，因此，和她说话，甚是喜欢。  
 前两出《洪洋洞》三刻，《琴挑》才两刻，演过了，《相送》上来，慈禧便笑指扮梁山伯的小生和扮祝英台的小旦道：“这两个孩子，都才十二、三岁，一个叫赵孟莲，一个叫叶翠莲，前两年戏还不忒好呢，这二年让他们调理的，倒好了。”  
 李莲英在后面插嘴道：“能让老佛爷看上眼的戏子，福份是不浅了。想咱们那升平署里，自家的孩儿就不少，更兼着那些供奉呢，象谭叫天儿、大脚仙儿、想九霄这些人，都是京师的名角儿，一个顶一个的。”  
 慈禧指着翠莲问李莲英道：“这孩子该十三岁了吧？我记得今年刚转过年来……”  
 李莲英想了想道：“是二月初四吧？还是二月初三来着……？”  
 “那么赶到那天，赏些尺头。”  
 慈禧吩咐。  
 “噫！”  
 李莲英答应一声。忽然又“噢”了一声，道：“奴才记得，珍主儿也是这个日子吧？”  
 慈禧听了，便看珍嫔，关切地问道：“珍儿也是二月初三的生日吗？”  
 珍嫔顿时满脸通红，站起来低声答了个“是”字。  
 崔玉贵又在一旁忽然道：“老佛爷，您看这小翠莲长得倒还真有点儿象珍主子呢。”  
 “胡说。”  
 慈禧板脸嗔崔玉贵道：“哪儿有这个说话法儿的。没规矩，一边子去。”  
 崔玉贵忙满脸赔笑告罪道：“是，奴才冒昧。珍主儿不必介意，原是奴才走了嘴。”  
 “退下！”  
 光绪脸色十分难看，在一旁严喝道。  
 崔玉贵吓得忙躲一边去了。  
 “珍儿。”  
 慈禧太后拉着珍嫔的手笑道：“这是你进宫来的第一个生日，赶到那天，皇阿玛好好给你办办。”  
 珍嫔低下头去，答道：“谢皇阿玛恩赐。”  
 戏一直演到酉时方散，光绪告辞，得到太后的允许后，阴沉着脸，带了瑾珍二嫔出长春宫来，打轿回养心殿，他窝了一肚子的火儿，在轿中不由狠狠低声骂道：“李莲英、崔玉贵这两个狗仗人势的奴才，朕早晚得狠收拾他们，好日子在后头呢。”  
 光绪和瑾珍二嫔回到养心殿，又闲话一会儿，便吩咐她们姐妹各自回本宫去歇息。

#### 第四章

光绪不留瑾珍二嫔在养心殿同进晚膳，仍是自己一个在东暖阁里吃了。  
 膳毕，张双林令小太监捧过一个描金漆盘来，跪在光绪面前，光绪看时，只见盘里铺着大红软缎，上面摆着瑾嫔和珍嫔的绿头签，便明白是怎么回事。  
 清宫中的规矩，由于皇后妃众多，太监们不知皇上晚上要召哪一个主位来伺寝，或者会到哪个主位的寝宫中去过夜歇息，而这种事，皇上又不便开口吩咐，因此，便用这个办法，即奉上承露盘的办法，由皇上翻签，皇上翻了哪个主位的绿头签，那么太监便会去通知那个主位，香汤淋浴，准备伺驾。  
 这个规矩，在清宫中是历代相传的。  
 如今到了光绪帝这儿，他虽然不象前辈帝王们那样后宫群芳，而只有一后二嫔，并且皇后现在尚未进宫完婚，但是也要照这个规矩办，得在瑾珍姐妹中作一选择。  
 光绪毕竟年轻，又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因此手未伸出，脸先红了，他犹豫地望了自幼服侍他长大，比他年长十二岁的首领太监张双林一眼，见张双林垂手恭立，眼皮低垂，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便鼓起勇气，拿起了珍嫔的绿头签，装作认真地阅视上面的字——珍嫔父亲的名字，她的姓氏，封号，年龄，半晌，方才作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将绿头签翻过来看反面，实际上一个字也没有，这才将木签儿轻轻地放回盘中，反面朝上。  
 做完这件事，虽然屋中的太监，宫女们没有一个敢出一响声儿，或露出一丝表情，但是光绪还是羞涩到连脖子都红了。  
 小太监将盘子端下去了，这就是说，今天晚上，珍嫔来养心殿伺候，光绪实际上尚未大婚，但是将要度过他一生中第一次鸳鸯之夜了。  
 光绪由众太监，宫女们服侍着，在养心殿后院的西围房睡下了。  
 养心殿是一组成“工”字形的建筑，前面是正堂并东西暖阁，及西暖阁的两个小套间“三希堂”，后面则是七间寝殿，前后殿之间由一条南北走向的廊房信道连接，正成一个“工”字。这工字殿的两边，又各有东西围房六间，形成两个小院落。按仪制，珍嫔来养心殿伺驾，应寝西围房，因此光绪到这里歇息。  
 此时，珍嫔尚未到来。  
 清代皇家的燕寝制度，保留着早期满洲部落的一种野蛮的风俗，即当一个主位来皇上寝宫过夜时，双方的难为情是可想而知的，而皇上往往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肯去俯就主位，这样，难免势成僵局。于是，便采取了一种这样的形式，即伺寝的主位先在暗间除去衣饰环佩，由太监用大红软毡将她围好，然后再由一个太监将她扛在肩上，送入皇上的御帐中，这个主位

## 未定标题

便从皇上的脚下，钻入被服中，早晨，如法炮制，主位从皇上脚下爬出，再钻入筒中，复由太监扛出来，宫女伺候梳洗穿衣，还本宫。

随着满洲人的入关，特别是康熙，乾隆等皇帝较深地接触汉族文明，这种制度平日并不袭用，只偶尔用于皇上与某个主位的初次同居。

特别是自顺治帝到光绪帝为止的这九个皇帝中，竟有四个是九岁以前便即位的“娃娃皇帝”，因此，这种野蛮的风俗，虽不常施于生活中，却是一代代地沿用下来，如今，轮到了光绪，又一次的使用了这个办法。

十三岁的珍嫔，自幼生长于朝廷大吏家庭的闺秀，今天晚上，便是这样进了光绪的御帐中。

第二天早晨，整整哭泣了一夜的她，回到景仁宫，坐在窗前呆呆地愣了一天。

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她来说，是受了极大的屈辱和刺激的，如今，她想的是，大婚的时候，皇上和皇后在坤宁宫东暖阁中举行合卺礼，绝不用这个野蛮，愚昧的方法的，想到这里，她不由伏在案上，失声痛哭起来。

好在，这样的方法只实行了一次，以后的一个月当中，尽管光绪仍是每日晚膳后必翻她绿头签，然而总是她应召而来，两人或是走子斗棋，或是翻阅宫藏画册珍玩，然后入寝。

珍嫔本对皇上印象很好，这不单单是家庭师长“尊君怀德”教育的熏陶，也包含着她对自己年轻的丈夫，更确切地说是主人的深厚感情。

如此，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光绪和珍嫔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转眼间已是腊月中旬，十四这一日，光绪宿在景仁宫，照例醒得很早，他撩开账子看看八仙桌子上的西洋座钟，时针指向洋字码“5”，正是卯初时分，便翻身掀被，打算坐起来，然而腰部一阵隐隐酸痛，使他复又躺倒。

他仰面朝天，望着帐顶子呆呆地发愣，一面用手轻轻揉着后腰。

本来，他自幼体弱多病，心肾两虚，近年来偏又添了遗精的毛病，广嗣单，固本膏，益寿丹，暖精丸之类的药，不知吃了多少，总不见大效。膀胱也有毛病，又吃些五苓散之类，竟是快把药当做饭来吃了。

自从珍嫔进宫以来，他的情形愈加不好，但他总把这些事情瞒着她不说。尤其是上次骑马摔了，连着几日，尿中见红，他更是缄口不言，默默地忍受了。

“逞能，自己讨苦吃吧。”

他偷偷笑了。

转脸望望身旁珍嫔，睡得正酣。近日来，她也太累了，东西六宫，差不多跑遍了，又陪太后听戏，又和大公主她们玩牌，一打就很多圈，晚晚的才睡……又因天癸已至，任脉初通，太冲脉盛起来，月事时下，不能稳定，自然乏得很了。

光绪轻轻摸一摸她那长长的黑睫毛，在她那红润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又笑了：“累了。可是，今儿个一定还是闲不住，到处去跑。”

时间不早了，他要随着慈禧太后上早朝点卯，便撩开帐子轻轻下了炕，在屋中的炭盆旁坐下来。

外面上夜的太监，宫女们警觉得很，听见里面微有响动，便有一个太监把厚厚的门帘撩开一条缝儿察看，见皇上已出了账子，在炭盆旁坐着烤火，慌忙捧了衣袍进暖阁里，伺候光绪穿上。

早先，珍嫔未进宫的时候，光绪独居，每当他早晨醒来时，只躺在床上不动，唤屋里上夜的太监，宫女们一声儿，他们便撩开账子，伺候他起身，梳洗亦在暖阁里。可是自从珍嫔进宫以后，接连一个多月，光绪几乎每日都令她在西苑房伺宿，因此，往日那一套礼节，已经变了。

光绪每日卯时就上早朝，起身早，他不忍惊动珍嫔，总想让她多睡些时候，所以便悄悄地下炕，由太监们伺候着穿了衣袍，到外间来梳洗，连养成了十几年的习惯：每日早起，光绪一下炕，太监们必从里往外传“皇上起驾喽”，然后众太监，宫女们端盆的端盆，捧盂的捧盂，进来伺候。这一声喊，如今也都取消了，为了怕惊醒珍嫔。

光绪在外间梳洗已毕，便出了景仁宫，冒雪打轿往养心殿而来，随慈禧太后听政。

他下早朝回来时，珍嫔已经起来，在外间坐着喝茶，和宫女们说话儿。

光绪便换了衣裳，和珍嫔复往储秀宫去给慈禧太后请早安，回来，仍在景仁宫用早茶点心。

桌上，因珍嫔问道：“皇上，奴婢听她们说西苑里修了铁路了？还没见过机器车呢……”

光绪便笑道：“又来了不是，珍儿，你就不能好生在屋里歇几天吗？外面又下着雪。”

“嗯。”

珍嫔答应着，小嘴儿却撅起来了。

“那……”

光绪笑着挠挠头：“那就去？”

他才陪慈禧坐过一回，也没坐够，在这大雪纷飞的天气，欣赏琼园玉景，着实不坏，因此也心动了。

“好，什么时候？”

珍嫔高兴了，拍手问道。

“现在。”

光绪笑点头。

“那……”

珍嫔忽然犹豫了：“书房呢？”

“今儿个没有。”

珍嫔放下筷子，向光绪福了福，便进西暖阁去了。

“穿厚一些，外面冷。”

光绪笑着嘱咐，一面命太监去西苑传口谕，早做准备。

## 第五章

光绪和珍嫔各自换了衣袍，打轿出西华门，进对面的西苑门，走德昌门，过金鳌玉螭桥到西岸，便见地上铁轨已铺成了，于是打轿进福华门，方才下来。

珍嫔见那长长的两条铁轨，在洁白的雪地上向南北延伸了去，甚是壮观，又惊又喜，便问光绪：“皇上，奴婢进宫来时，怎么没见过这铁路呢？”

光绪笑道：“福华门到阳泽门之间道儿上的那段是活的，现用现安，还有这段铁路。”

他指着从福华门到南北长轨的一段说：“也是活轨，阳泽门里头还有一段，共三段活轨呢，若不然，你那轿车进西三座门过金鳌玉螭桥，这铁轨岂不碍事，车子不颠得慌吗？”

“火轮车。”

## 未定标题

珍娘忽然咋咋呼呼地指着一辆黑黑的约有一丈来长的大家伙叫起来。

光绪扭头望去，只见机车正喷着白气从一岔路上出来，往南驶去，便告珍娘道：“这是机器车，停在集灵园的车坞里的，它得到瀛秀园的东边挂那三辆火轮车去，等会儿咱们就上去。”

因南边站台离福华门尚还有一里半地，光绪和珍娘便重新坐上轿子，往南抬来，一直到站台，方又下来。

珍娘看这火轮车，共有三辆，皆有三、四丈长，都挂在机器车后，便瞅光绪一眼，颇有些迫不及待的意思，光绪笑道：“珍儿，上吧。”

张双林，张进忠等众太监，宫女们扶光绪，珍娘上了中间一辆，然后也都纷纷上了两边两辆，养心殿的在头里，景仁宫的在后头，前后伺候着，于是开车。

火车从中海的瀛秀园南终点缓缓起行，顺着太液池的西岸出了中海的北门福华门，再过对面北海的西南门阳泽门，往北驶来。

光绪和珍娘坐在车厢里，透过东壁的大玻璃窗，兴奋地观赏着御园佳景。

这车厢里，本来也与前后那两节一样，对面十四个座位，共二十八把椅子，因十一月间初次试车时，为慈禧和光绪乘坐，便拆掉了车厢西壁的六把椅子，安设了两个雕龙宝座。现在，光绪坐在右边的宝座上，珍娘则紧挨着他坐在稍低一些的椅子上。

“怕吗，珍儿？”

光绪低声笑问。

珍娘听着“咯登，咯登”的车轮声，扭头望了望光绪，摇摇头道：“不怕。”

“好吗？”

光绪又问。

珍娘点点头，出神地望着窗外的景物，没有言声。

“象小孩儿。”

光绪笑了，伸手刮了下她鼻子。

“皇上象。”

珍娘呆呆地望着他道。

“亲一下……”

光绪轻轻握住她的手。

珍娘用手挡住光绪，惊慌地往四下看了一下，前后两节车厢的太监，宫女们显然看不到这，车外的园子里寂无一人，她松了手。

光绪在她那樱桃样红润的嘴唇上轻轻亲吻了一下，珍娘顿时羞得满脸通红，低下了头。

光绪笑了，他搂住珍娘，望着窗外出神。

一株株挂满了冰凌雪花的柳树从窗前闪过，琼岛也在慢慢地向后退着。

他在想，如果永远这样，只有他和珍娘两人，静静地坐着，没有任何人来管制他们，在这白茫茫的世界上无止境地奔驰，那该有多好啊！

这过了十四年宫廷生活的青年皇帝，头脑和身子稍微脱离开了些束缚，在这极短的时间里，感到了自由的快乐。

车身开始有些晃动起来，显然是在慢慢转弯。

“噢，这五个亭子，别具一格。”

珍娘忽然兴奋地指着稍离北岸，座于池中压冰而成的五个由石栏曲桥相联结的小亭说。

“这是五龙亭。”

光绪从遐思中猛省过来，笑道：“解冻以后，在此临波品茶，远眺琼岛春荫，心旷神怡，极好的。”

“明年春天来？”

珍娘天真地抬头说。

光绪笑点头道：“好，一准来。”

说着话，火车已驶进终点，慢慢停在一个宽约五丈，长有十二丈带黄琉璃瓦廊子的灰土站台旁。

张双林，张进忠等先下了车，开中间车厢的门子，上来扶光绪和珍娘下去。

二人下了车，在岸边扶着石头望柱伫立了一会儿，便往北边一个闭合院落鉴清斋而来，稍事歇息。

进南门迎面荷池，残荷枯梗，伏露雪上，颇为凄凉，光绪携珍娘手绕过荷池，进到鉴清斋中，园内太监早已将茶烹好预备着，积雪，冰弦等呈上来，二人喝着，话题仍离不开那小火车。

“这火轮车是留直隶总督任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进呈的，本是六辆，另外那三辆交火器营收存了。”

光绪道。

珍娘问道：“那么多的珍珠宝物不进呈，怎么偏想起进这西洋玩意儿呢？”

“他们不是办洋务吗？这修铁路就是其中的一项。早先，同治四年，英人杜兰德在京师宣武门外修过一条小铁路，还不及咱苑里的这条长，没几天就拆了，反对的人太多。同治五年，也是英国人兴头，在上海修了一条，后来轧死了人，本来反对的就多，朝廷便借着此事用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子买了过来，拆掉了事。第三条是朕登极的第六年修的，如今已从唐山延至天津了，都是李鸿章，左宗棠他们一手办的。”

“天津的火轮车，奴婢倒不曾见过。”

珍娘沉吟道：“不过，在家时，常听阿玛说，早先曾任直隶提督的刘铭传就向朝廷上过条陈，有建铁路之议，主意不坏。不知皇上是如何看法？”

光绪道：“那时候，大老俄和咱们边界上吃紧，刘铭传认为俄罗斯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对咱威胁甚大，朝廷亦应兴建铁路，以通南北东西之呼吸，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兵甲数日可至。刘铭传的这一片议论，朕是深以为然的，然而皇阿玛似乎对此道并不热心，加之内阁学士张家骧和御史洪良品首先起而抨击，朝中群臣同声附和，修路之议遂罢。去年，倒是王爷出面，和出过洋的兵部侍郎曾纪泽联上一疏，赞成修路，皇阿玛才有些心动了。”

他说的“王爷”，指的是生身父亲醇亲王奕譞，虽然他已嗣承咸丰帝，但比起六叔恭亲王欣和其它宗室王爵来，醇亲王自然亲近一层，所以常省去“醇”字讲话。

“王爷讲话，自然有分量，皇阿玛要考虑了。”

珍娘点头道。

光绪放下茶碗，起身道：“这屋里里忒热，他们把这炭盆都快烤化了，珍儿，咱们不如外面走走去？”

珍娘便也放下茶碗，起身道：“噢。”

张双林，冰弦等过来，复给他们披上斗篷，二人出鉴清斋正殿，往东边漫步。从后轩北边水池上的沁泉廊东行，有一座造型精美的汉白玉石桥，过了桥，便又是个院中小院，名曰抱素书屋，前廊接着个韵琴斋。他们不坐，又往前走，过了焙茶坞，循爬山廊北上至菴画轩，方才站住，凭栏眺望冰湖上的琼岛。

“现如今皇阿玛主意拿定了没？”

珍娘又提起方才的话头。

光绪默默地摇摇头道：“不知道，谁也猜不透皇阿玛的心思。”

## 未定标题

停了一下,他又道:"不过,既然王爷出面讲了话,如今任首席军机大臣的礼亲王世铎也点首赞成,外边又有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一干人极力主张,皇阿玛自然不能不权衡利弊,慎重考虑.今儿个下了早朝皇阿玛露了一句,打算过几天把几个主张停办铁路的折子发下去,交海军衙门会同军机处议复."

珍嫔眼睛一亮,道:"王爷总管海军衙门,军机处有礼亲王,议复必定不错."

光绪点点头,指下面的铁路道:"李鸿章进呈机器车,火轮车,苑中修这条铁路干什么?皇阿玛心里没底,要看看才修的,李鸿章用心良苦可知."

"皇上好象.....好象心中不快?"

珍嫔轻声道:

"朕.....自有苦衷."

光绪皱着眉头道:"转过年来,二月初二,皇阿玛撒帘子,朕便要独自处理朝政了,头一件棘手的事便是洋务,这铁路是重要的一项."

"这还犹豫,不办还等什么?"

珍嫔急问:

忽然,她感到自己有些太冒昧了.做为宫廷主位,规矩是不应过问朝政的,虽然皇上宠爱,也不宜过分直率,毫无忌讳.

光绪笑笑,没有责怪之意,道:"珍儿,你把朝政大事看得忒简单了.日子一长,就知道个中甘苦了."

"皇上.....皇上还顾忌什么呢?"

珍嫔低声道:

"头一个,翁师傅就是个反对派.珍儿,你说说,朕怎么办?"

光绪指的是他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

"翁师傅?"

珍嫔窘住了.她进宫时间并不长,但从平日的言谈话语中,已深知光绪与翁师傅的感情非同一般.她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翁师傅."

光绪充满感情地说:"自幼启蒙朕心,君臣,师生之谊已有十四年之久.这宫中,真正解朕之心的,张双林,积雪这些下人们不算,也只有翁师傅和.....卿了!"

珍嫔闻光绪此言,深受感动,又触动她那藏于心底的隐痛,不由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皇上....."

她哽咽地叫了一声,以手帕轻轻拭泪.

过了半晌,光绪抚着她的肩膀,勉强笑道:"好好儿的,说着铁路,就扯远了."

叹息一声道:"翁师傅的进谏,朕是不能不考虑的."

"皇上,那日骑马摔着,脚上的伤还未好利落,不宜长站的."

珍嫔关切地道:

光绪点头笑道:"玩儿的时间也够长了,该回宫了."

于是二人仍沿廊子下了山,张双林等伺候着出鉴清斋,坐上火车往中海而来.

## 第六章

游了半天园子,下午又陪慈禧听戏,直到夜晚时分分散,光绪和珍嫔都感到有些累,早早的便睡下了.

半夜,光绪忽然感到有什么人在极远的地方呼喊着,一片喧闹声,他翻个身醒了,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便给珍嫔窝了一下被角,盖严了,正欲重入梦乡,忽然,前面院中传来一阵急促的打门声,和低沉而严厉的喝斥声,不一会儿,这喧闹声蔓延到后院西围房中来了.光绪起来,看了珍嫔一眼,把头伸到账子外面低声喝道:"张双林,张双林,出了何事?"

只听外面上夜的太监中有人道:"都别吵吵,看惊了驾."

接着,就听张双林镇静的声音:"启奏皇上,前面贞度门走水了,不打紧,护军们正在扑救."

"贞度门失火了?"

光绪一惊,忙下了御床,回手拉严了帐子,吩咐道:"进来伺候."

张双林听见,忙率两个小太监捧着衣袍掀帘进来,给光绪穿上,到外间来漱洗,然后往前面养心殿东暖阁而来.

珍嫔也醒了,积雪,冰弦自率宫女们伺候穿衣下炕.

光绪来到前面,站在丹陛上往南望了一会儿,果然上空已被映红了,看这情形,火势小不了.又问了上夜的太监们几句,都在这养心殿院中,谁能说得清楚?他不由焦躁起来,因问张双林:"派人去储秀宫禀奏了吗?"

张双林道:"已着胡九禄,杨连祥两人去了,想储秀宫那边上夜的也早已惊动了."

又劝光绪:"皇上进暖阁里听信儿吧,外边冷,看着凉了."

光绪背着手,进到东暖阁里,在他的宝座上坐下来,以手支了腮,呆呆地发愣.

珍嫔进来,在南窗下短榻上坐了,亦默默地喝着茶,不做声响.

紫禁城中,乾清门往南,是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的前朝部分,往北,则是以乾清,交泰,坤宁三大宫殿为主的内庭部分.

这贞度门,正是前朝"金銮大殿"太和殿的西南门,与东南门昭德门拱卫着太和正门,整成一条线.贞度门起火,倘若不能控制火势,必至延烧太和门,时届大婚和归政前期,金銮殿正门遭焚,这将是何等糟糕的局面?并且,这贞度,太和,昭德三门还连着许多库房.太和门内东庑,有收存呢纱羽绒,绫罗绸缎的缎库;刀枪盔甲,旗幡器械的甲库;弓箭靴鞋,绒垫毡条的毡库;御用鞍辔,伞盖帐棚的北鞍库和官用鞍辔,皮张缘带的南鞍库.西庑,银库,皮库,瓷库,衣库,茶库五库紧紧相连,火路断不了,金银珠宝,瓷铜器皿能幸免,而海龙紫貂,银鼠猯狸等各种珍贵皮张及朝服蟒袍,人参茶叶都将付之一炬.

更有甚者,体仁,弘义两阁遭了厄运,损失就更大了.

光绪的心里象坠上了铅块,十分沉重.

南面,喧吵声夹杂着呼喊声逾墙传来,光绪知道,这是左右两翼门开了,住在东华门和西华门外大连房的内务府火班和宫中其它兵丁,苏拉们涌进前朝扑救.

他心里稍微安定了些.

这时,养心殿院中又是一阵骚动,只听太监们从外院往内院传:"皇太后驾到,皇上接驾!"

光绪忙和珍嫔站起来,紧走几步,出殿跪在丹陛下,迎候慈禧.

慈禧太后下了轿,由荣寿宫伦公主和李莲英扶着,步上丹陛,进到殿中,往东暖阁坐了,光绪和珍嫔亦跟进来,各按身份坐下,等候慈禧开口吩咐.

慈禧坐在宝榻上,阴沉着脸,望着窗外南面映红了的天空,一言不发,珍嫔进宫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她这冷峻,严厉的表情.

屋中没有人敢出一点响声.

未定标题

过了好一会儿，慈禧才开口吩咐了一句：“莲英，再派一个小厮去前面打探。”

“嘛。”

李莲英赶忙答应一声，正要出去派人，忽一个太监进来道：“启奏老佛爷，崔玉贵回来了。”

慈禧忙扭头往外看，崔玉贵已进了随墙门，急跑上丹陛进殿来。

“玉贵，情形如何？”

慈禧转身迎着急问。

崔玉贵跪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启奏老佛爷……是贞度门，连太和门也快延着了……奴才看时，贞度门的三间门罩子已经塌下来了……”

“为何不断了火路？”

慈禧气得怒喝。

“太……太乱，前锋，护军，内务府，步……步军统领衙门，得有好几千人，光是喊……不济事……”

光绪急了：“水呢？用水浇啊，火班的人都是白吃饭的，那激桶是摆样儿瞧的？”

“激桶嘴子都锈了。”

崔玉贵讷讷地道：“吉祥缸冬天向是不灌水的。”

“该死的，这得狠罚这帮废物们。”

光绪气的脸都白了。

“皇上。”

大公主显得十分镇静：“这些是以后的事。”

转向崔玉贵道：“内金水河冻不结实，底下有的是水，砸开了用桶灌，传着往上泼。”

慈禧道：“大公主说的话，言之有理。再有，悬重赏，找些不怕死的，用钩子扒房子，要紧的是断火路，光用水泼不济事。”

“嘛。”

崔玉贵答应一声，跑出传懿旨去了。

“照小崔子说的。”

大公主为了安慰慈禧和皇上，同时也缓和一下这紧张的气氛，道：“太和门现时尚未着，若是断了火路，还不致焚毁。”

“但愿如此。”

光绪坐下来，怀着侥幸心理这样默叨。

崔玉贵又回来了，不再那么紧张，禀慈禧道：“启奏老佛爷，懿旨传下，内务府总管福大人已经选派兵丁上去扒房子，断火路。”

“太和门呢？”

慈禧关切地问。

“安然无恙。”

崔玉贵道：“只要不起风，太和门和贞度门之间的侍卫值房扒光了，便能保住。”

慈禧和暖阁中的人们，稍稍舒了口气。

“玉贵，你退下吧，明儿自然重赏你。”

慈禧语气温和多了。

崔玉贵答了声：“谢老佛爷。”

身子却不动。

“还有什么事要奏吗？”

慈禧问道。

“这……奴才不知现时该奏不该奏。”

崔玉贵十分犹豫的样子。

“讲！”

“奴才方才去传老佛爷的懿旨，碰见了姚福喜，他趁着乱，竟跑去偷银库的东西，奴才把他抓起来了。”

光绪听了大怒：“在哪儿？把他押来。”

李莲英看慈禧一眼，冲外面的两个太监道：“押上来。”

不一会儿，一个中年太监被五花大绑着押来了，在东暖阁门外朝里跪下。

“姚福喜，你这狗奴才，长了三只手啦？你胆子不小！”

光绪猛拍御案。

“老佛爷，皇上，奴才冤枉，奴才是诚心去救火的，绝无偷盗之事。”

姚福喜竭力申辩着。

“绝无偷盗之事？这是什么？”

崔玉贵拿出一个精致的银酒壶，在他面前晃着说：“不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

光绪一看，拍起案子怒喊：“拉下去，活活打死！”

姚福喜一愣，脸都急得涨红了：“皇上，他栽赃，那银壶不定是他崔玉贵什么时候偷的，栽到我头上。”

“栽到你头上？”

李莲英说话了：“怎么不栽到别人头上？还敢犟嘴！”

两个太监上前往外撵姚福喜，他见自己陷在人家的套子里，知道再申辩，恳求都无用，便拼命地瞪圆了眼睛，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跳着脚大喊：“李莲英，崔玉贵，你们假公济私，陷害好人，老子响当当一条汉子，今日先去，明儿个你们就跟来，咱们阎王爷面前算账。”

“就凭这话。”

李莲英气得哆嗦：“你这挨千刀的就得上十八层地狱！”

“少废话吧。”

崔玉贵上前猛搯一把，姚福喜被绑着，无力反抗，几乎跌倒。

“慢着！”

光绪忽然头脑冷静下来，看李莲英一眼，道：“小崔子，你拉他回来。”

崔玉贵一愣，望着光绪。

屋中所有的人都望着他，不知皇上还有什么话说。

姚福喜被拉回来，重新跪下。

光绪站起来，慢慢踱到他的跟前，逼视着他道：“姚福喜，你口声声喊冤枉，今儿个你说清楚了，倒是你自己手不干净呢，还是别人陷害于你？”

停了一下，他又说：“若是你自己手不干净，从实招了，朕怜你是初犯，免你一死；若是不从实招，办你个‘欺君之罪’，必死无疑！”

## 未定标题

姚福喜泪流满面，道：“启奏皇上，因奴才向与李莲英，崔玉贵不合，他们便趁乱加害，奴才委实无偷盗之事。望老佛爷，皇上明察。”

光绪猛回过身来，逼近崔玉贵道：“小崔子，你说清楚了，他怎么拿的那银壶？何人可以作证？”

脸变一变，厉声道：“咱们谁也别想趁火打劫，捞一把什么。今儿个，你们俩里头，有一个倒霉的！”

手一指：“你说！”

“啊？”

崔玉贵瞠目结舌，顿时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了。

“是啊。”

半晌没言声儿的慈禧，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这时皱着眉头说话了：“玉贵，你倒是说清楚了，那个破银酒壶儿，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还是抓他时，他手拿着来着？”

崔玉贵慌乱地看了李莲英一眼，停一下，含糊地道：“回老佛爷的话，奴才因见他拿库里的东西，一时气愤，便抓住了他。”

“那就是误会了。”

慈禧的口气，不容人反驳：“人那么多，都是忠心于朝廷的，有人扑火，也有人收拾散乱的器皿，如何就断然下定个‘偷’字呢？”

她转向姚福喜道：“你可是这个心思？”

姚福喜莫名其妙，但是见皇太后说的话还有利于自己，便感激地叩头道：“是，老佛爷。”

慈禧看着光绪道：“当然，崔玉贵也是好意，一心效忠朝廷。误会就出在这儿了，我就不信，咱宫中家教这么森严，调理出来的内监竟会有扒手。”

李莲英在一边赔笑道：“老佛爷说的是，看起来，是闹了误会。”

慈禧又笑向崔玉贵道：“你在我宫里当了多少年的差了，这毛毛失失的劲儿，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呀？一边子呆会儿去！”

崔玉贵笑笑，道：“谢老佛爷赐教。”

退到一旁站着。

“你也是。”

慈禧又转向姚福喜，口气严厉起来：“受点儿委屈，就牵三扯四的满嘴胡浸起来，在主子面前就这么放肆吗？”

姚福喜低头道：“奴才知罪。”

“挨外边冻着去，找块瓦片，自己雪地上朝墙跪着，想好了，明儿个给李总管，崔首领赔个不是。”

姚福喜答声：“嗬。”

退下去了。

屋中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人们又把注意力转向窗外被映红了的夜空，大公主和珍嫔悄悄议论着如何灭火的事。

光绪还对方才的事愤愤不平，看着慈禧。

慈禧低声道：“大事顾不过来，小事又不善处理，你呀，净耍孩子脾气行，往后，多学着点儿。”

光绪低下头，默默不语。

又呆了一会儿，慈禧几次派人去打探，回来皆报：“太和门现在安然无恙。”

慈禧便站起来道：“闹腾了这大半夜，我也乏了，寿儿，你呆在这儿守着，我先回去了，有什么大动静，马上和皇上派人来禀告我。”

光绪和大公主忙站起来道：“遵命，皇阿玛先回去歇着吧。”

珍嫔亦站起来，有礼。

慈禧由李莲英，崔玉贵扶着出殿来，上轿回自己的储秀宫，路中，慈禧不满地训斥扶杠的李莲英道：“你们也是，多少大事还顾不过来，还有功夫搞这些小名堂。那姚福喜最是一个浑人，惹他干什么？净给我添麻烦。噢，宫里出小偷，传出去好听是怎么着？回去得好好敲打敲打这小崔子。我看他是有点长脸。”

停了一会儿，她看轿外的李莲英一眼，轻声吩咐道：“过了这阵儿，找机会把那姓姚的打发走完了，或者派去守陵寝，或者找个别的什么差使，总归打发远了就是。”

李莲英点点头，气顺得多了。

太和门终于是烧了，宫里不过再派人重修就是。

有人可以借此发笔横财，有人就因此倒了楣。

宫里一向如此。

## 第七章

光绪十五年己丑春正月丁未，元旦。

子夜初交，京城皇宫外，宝炬争辉，玉珂竞响。

光绪站在养心殿外的丹陛上，听着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的“噼噼啪啪”的爆竹脆声，不由得深深的吸了口新鲜空气，霎时，几个月来积聚在心头的烦恼退去了。虽然，他的大婚之事给他的心上罩了一层阴影，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刚刚辞了旧岁，进入十九春秋的年轻皇帝啊！喜欢热闹，并且容易冲动。

他背着手在丹陛上慢慢地踱着步，望着粉饰一新的楹联，听着新春的鞭炮，不由微微地扬起头，望着春夜的星空，悄悄地吟出了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春日》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吟罢，他兴致勃勃地弯下身去，抓了一把地上的积雪，攥成一个雪球，向刚刚从殿后绕过来的珍嫔前面的冰弦手中提的红灯笼打去，几乎把那灯笼打落摔灭。

冰弦吓了一跳，停步下来，不知所措地望着他。

珍嫔在后面嗔道：“皇上这是何苦呢，大年初一的，不怕折了一年的福气吗？”

光绪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一面又抓了雪攥成团，还要再打，张双林忙上前拦住，笑道：“皇上，闹闹就罢了，看不吉利。”

光绪笑道：“朕可不在乎这个。”

珍嫔披着斗篷站在雪地上冷冷地道：“皇上不在乎，奴婢也只好随皇上了。”

光绪笑道：“你那礼儿，比朕还多。”

珍嫔走上台阶，道：“奴婢如何敢挑皇上的礼儿。”

光绪见珍嫔又有些不高兴，便不再玩笑，拉拉她的斗篷，关切地道：“熬了一夜了，你若困，就回后面睡会儿去。”

珍嫔不言语，到门边上与光绪的乳母叶嬷嬷说话儿。

光绪见她们说话儿，便又高兴起来，嚷道：“马糊儿，你小奴才跑哪儿躲清静去了？拿烟花盒儿来！”

## 未定标题

马糊儿一迭声叫道：“来了，来了，万岁爷，您别大初一的骂奴才，把奴才的福气骂没了。”一边抱了满怀的烟花盒走来。

光緒笑道：“好，朕不骂你，快过来。”

马糊儿听了，高兴地赶紧过来，把烟花盒儿给光緒看。

光緒笑道：“都别长脸，等过了年，朕才治你们呢。”

马糊儿的脸又变成了苦相，逗得双林和众太监，宫女和婆子们都笑了。

光緒笑道：“就在这院里燃放吧。”

双林跺脚道：“我的爷唉，玩儿也得分个时候儿啊，这礼儿还都还没行呢，哪儿就顾上放烟花了？”

光緒一拉双林的顶戴，笑道：“还没老呢，就先学了唠叨嘴了，这将来朕可怎么受得了哇。”

双林见阻拦不住，只得由着光緒的性儿，在院子里放了一阵儿烟花，什么“双响震天雷”啦，“升高三级浪”啦，诸般名色，种种不一，又有“霸王鞭”，“竹节花”，“泥筒花”，“金盆捞月”，“迭落金钱”等等，难以悉举。

也有不响的“地老鼠”，在院中盘旋乱窜，倒是五彩缤纷，带着色儿的，更加好看。

直到丑初二刻，才好说歹说的，又有叶嬷嬷劝着，哄着他进到东暖阁里，由众人七手八脚地伺候着，戴上黑狐皮芝麻花朝端罩，颈项上挂了东珠朝珠，束了金镶珠松石四块瓦圆朝带，蹬上双蓝缎毡狼皮里皂靴，出来上了一乘四人抬小亮轿，出吉祥门往钦安殿去拜过了真武大帝，又在澄瑞亭内斗坛祭了斗母，转到玄穹宝殿等处磕头行礼，然后进景和门，在乾清宫西暖阁稍事休息。

喝着茶，外面院中敬事房的太监们放起烟花来，他又忍不住跑出来兴高采烈地观看了一回，磨蹭到丑正时分，才换了十六人抬暖轿出乾清门，到奉先殿祭祀过列祖列宗，又忙不迭地从原路赶回乾清宫，观看烟火。不是双林苦苦拦住，那意思是非亲手点几个不行的。

重又换过了四人抬的小亮轿，光緒在一大群太监，宫女，婆子们的前呼后拥下，回到养心殿来，在香亭前焚化了天地三界神画像和金银元宝纸钱儿，这才暂时把应行的礼节告一段落。

这时，城里的爆竹声，已不象新旧交岁时那样激烈了，只有零星的响声，不时地传进宫来。而宫里，亦不象方才那样热闹了，只是所有的蜡烛灯盏依旧亮着，要到天明方熄。

光緒和珍嫔坐在窗前，品着茶歇息。光緒因悄声问道：“珍儿，你想家了吗？”

珍嫔抬头望望他，眼里发亮，继而低下头去，忍住泪，默默地点了点头。

光緒知道她不乐，想说些什么引她高兴，然而一时又找不到话题。

自从那日游西苑，太和门着了火，慈禧太后便大为不高兴，认为在接近大婚之期的时候，宫中失火，是很不吉利的事。

又怪珍嫔进宫以后，在光緒处伺寝太多，训斥了光緒一顿。

两人本来就有一肚子的难言之隐，好在同处两个月的时间中，欢乐冲淡了些苦恼，经慈禧太后这一干涉，便如同头上浇了瓢冷水一般，凉到心里。

从那以后，半个月中，珍嫔只来过三次，为了怕慈禧太后说。而每来一次，偏偏她又都发脾气，光緒心中闷闷不乐，也只好让她几分。

现在，光緒又不知拿什么话来哄她才好了。

进宫以后，皇上对自己极宠爱，这使珍嫔芳心稍慰，然而对慈禧太后，她却是越来越怵了。皇太后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帝和嘉顺皇后尚且是那样的严厉，况且光緒帝这嗣子和自己这个嫔位呢。她不由暗想，皇太后现在尚还给自己些面子，说说笑笑，笑容可掬，可谁知什么时候触了她老人家的忌讳，翻了脸呢。向来婆媳难合，唉，况且自己还是侧宫啊。

“皇上，待会儿，还要上慈宁宫给皇阿玛递如意，行庆贺礼儿，奴婢先回景仁宫去了。”

珍嫔叹口气，站起来道。

光緒不留她，亦站起来，和她走出养心殿来，站在丹陛上，望着她上了轿，出养心门去了，方才心情惆怅地回东暖阁来，一人孤独地在地毯上踱着步。

按往年的惯例，这个时候应是新年开笔的时候，他踱到御案前，望望双林早已为他预备好的纸墨笔砚，愣了一会儿神，又离开了。他不想写什么“吉祥如意”之类的对子条幅，心里很懒，不知做什么才好。半晌，才在椅子上坐下来，随手拿了本《时宪书》，翻了几页，又扔在了案上。

“张首领，老佛爷懿旨：问皇上这边儿礼儿行得怎么样了？”

外间，一个太监在问张双林。

“礼成，待会儿，皇上拜过佛祖，祭过堂子，就去慈宁宫给老佛爷行礼，递如意。”

双林回答说。

“老佛爷懿旨：你是养心殿的首领太监，须谨慎行事，若有差错，都在你身上。”

“嘛，回老佛爷的话儿，奴才兢兢业业。”

双林的声音，有些颤抖。

接着，听见那太监的脚步声，出养心殿去了。

光緒站起来，自己掀帘儿走到殿上，带着双林和众仆役，又往乾清宫去了。

他在乾清宫东暖阁供前拈了香，又过东庑去拜过圣人，再转至北五所御药房药王前磕了头，这才回弘德殿来进了些奶茶，尝了几个煮饽饽，又把马糊儿叫过来，令他包些煮饽饽送到景仁宫去，赐给珍嫔。

马糊儿包了煮饽饽，放在一个雕漆食盒儿里，往景仁宫去了。

光緒站起来，望了望窗外，那里，已又有许多的人在伺候着，等他去长安左门外的堂子祭祀了。

祭过堂子，又在中正殿，福宫，重华宫拜过佛，已是卯正时分了，他不敢歇息，打轿往慈宁宫而来，在慈宁门外下了亮轿，步行到里面去给慈禧太后行庆贺礼，递如意。